第50卷 第6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0, No. 6
2013年11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13

新出文献与楚先逸史及相关文学问题

张 树 国
(杭州师范大学 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 杭州　311100)

摘　要: 西周时期的楚国先史主要依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文字简略,史料阙失,自共和元年(前841)熊勇之世始有确切纪年。近年来出土文献如《清华简》中的《楚居》、《系年》等篇、《上博简》以及金文文献保存了西周时期的楚先逸史。这些史料可分为传说时代的楚先逸史共九位、从穴熊到熊渠九世、从熊渠到楚武王熊达十三世。《楚居》首次记载了楚先公在蛮夷地区的开拓史,成为西周王朝征伐的政治军事动因。在王纲解纽的西周末期,楚国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西周时期楚公逸史的研究可解决一系列相关历史文学疑难问题。

关键词: 新出文献;楚先;逸史
中图分类号:K 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6-0077-11

《史记·楚世家》一直以来是楚国史研究的主要材料,叙述楚国兴亡的时间跨度从古史传说时代、西周、春秋一直到秦统一时的楚王负刍,基本上属于事件史范畴。司马迁在叙述楚王世系时没有提及材料来源,然据学者注疏,主要根据《世本》。但此书后来散亡,虽经王谟、秦家谟、张澍等人并力搜集,所得不能十一,其中楚史资料寥寥几条,亦出自《楚世家》,自然也就不能印证《史记·楚世家》记载之真确性与否。《史记·楚世家》主要叙述楚先公、先王共51位,以楚武王称王(前704年)为界,前此称为"先公"时期,后此为"先王"。其中属于古史传说的有8位,"楚公"或"荆王"时期(相当于西周)20位。相对来说,春秋楚史保存于《左传》、《国语》中,资料相对丰富。而西周时楚国先公史料除《楚世家》850余字外,《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灭亡前关于"荆子熊严"及其"四子"的史实材料,清秦家谟据《世本》、《史记·楚世家》及《国语》韦昭注整理楚先公系列①,发明不多。已故楚学翘楚张正明先生《楚史》广搜群籍,结合出土文献与实地考察,多有发明。然其书成较早,尚未及见新出土文献。本文主要根据出土竹帛资料,如《包山楚墓》楚简、《新蔡葛陵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的《楚居》等篇,结合青铜器铭文,补充丰富楚国先史,并顺便解决与楚国先史有关的文学问题。因简帛及铭文或为古今字,或为异体字,学者多已确解,本文为行文方便,尽量采用现代字。

一、"三楚先"与楚史的传说时代

《史记·楚世家》首先叙述了楚国的传说史,即颛顼——称——卷章——重黎——吴回——陆终——季连——附沮——穴熊,共九位,构成了楚史的传说时代:

>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

收稿日期:2013-05-08
作者简介:张树国,蒙古族,辽宁阜新人,杭州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金文文献与西周春秋历史文学研究》(12JCZW 01YB)阶段性成果。

① 宋衷、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颛顼为楚先的观念也见于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高阳”为颛顼名号,亦见于楚简《武王践祚》。在《左传》、《国语》、《山海经》中多见,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说“兼上帝与人王,其事迹多带有宗教色彩而羌无故实”①。《大戴礼记·帝系》云:“颛顼娶于滕隍氏,滕隍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山海经·大荒西经》云:“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无“称”之名。至于“卷章”,《史记集解》引谯周云:“老僮即卷章。”“老僮”在楚国祖先传说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世本·帝系篇》云:“老童娶于根水氏,谓之骄福,产重及黎。”与《戴记》不同。

重、黎受颛顼之命“绝地天通”者。《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蔡墨论社稷五祀,云:“少昊氏之叔曰重为句芒,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祝融。”《国语·楚语》云:“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左传》与《国语》记载不同,但两书都以“重黎”为“重”及“黎”二人。《史记》则以“重黎”为一人,即“祝融”。②《国语·周语》记载:“有夏之兴也,祖融降于崇山。”“祖融”即“祝融”,“祖”、“祝”上古音近相通。《国语·郑语》中记载祝融“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韦昭注:“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也”。据史伯所说:

> 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

“祝融八姓”到西周末年只剩四姓,即妘、曹、斟及芈姓。史伯预言说:“融(指祝融之族)之兴者,其在芈姓乎?”指芈姓之荆楚。“陆终”为祝融之后,与《国语》“祝融八姓”之说相联系的是“陆终六姓”说,《世本》云:“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嬇,产六子,孕而不毓三年,启其右胁,六人出焉。”《史记·楚世家》记载“六子”之名姓,云:

> 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祝融八姓”中,董姓中“鬷夷”、“豢龙”被夏所灭,“秃姓舟人”为周所灭,其他六姓见之于“陆终六姓”中。即“昆吾”、“彭祖”、“会人”、“曹姓”、“参胡”、芈姓季连。“参胡”,《世本》云:“韩是也。”宋忠注:“国名,斟姓,无后。”《国语·郑语》云:“曹姓邹、莒”,《世本》:“曹姓者,邾是也。”“邾”即“邹”,传世青铜器有《邾公釛钟》,铭文有“陆终之孙邾公釛作厥和钟”③,证明曹姓确是陆终苗裔。郭沫若《金文所无考》释为“陆融”,即“祝融”,“祝融八姓”即“陆终六姓”,陆、祝古同幽部,终、融古同冬部。④新出《包山楚简》中“祝融”之“融”与此相同,郭说正确。至于“昆吾”为季连之兄,亦见《左传》昭十二年记楚灵王之语:“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可见“祝融八姓”与“陆终六姓”都是可信的,二者的区别如同远祖、近祖之说,都是在同一族源上发展而来。

从文献来看,季连应该是楚国的直系祖先。《史记索隐》引《系本》云:“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季连者,楚是也。”宋忠曰:“季连,名也,芈姓,诸楚所出,楚之先也。”《史记·楚世家》:“季连生附沮”,《大戴礼记·帝系》作“付祖”,《世本》(秦家谟辑本)云:“季连产什祖氏”,“什”、“付”在楚系文字中形似而误,而“附”从“付”引申而来。新出土《楚居》共十六支竹简,除其中四支残去三、四字外,基本上完整。从“季连”开始到战国楚悼王共二十三位楚公、楚王的居处与迁徙,可以说是楚国的迁都史。在《楚居》未出之前,有关楚国迁都的材料有限,如《世本·居篇》秦辑本第469页“楚

---

① 姜亮夫:《楚辞通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② 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04页。

③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册,拓片82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拓片10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5页。

④ 郭沫若:《金文丛考》,《郭沫若全集·考古编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昭王徙鄀”、“襄王居陈”等,而在《楚居》中则有疆郢、湫郢、樊郢等十四“郢”,这些郢都多见于《包山》、《新蔡》诸简。整理者依《世本·居篇》之例,定名《楚居》,是很准确的。《楚居》开始记录了有关季连的古史传说:

> 【第一简】季连初降于隗山,氐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洲水,见盘庚之女处于方山,女曰比(妣)隹,秉兹率【第二简】相,詈胄四方,季闻其有聘,从及之盘,爰生盈(或“赢”)白(伯)、远中(仲)。毓徜羊(徉),先处于京宗。穴酓(熊)迟徙于京宗,爰得【第三简】妣列,逆流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并赅其胁以楚,氐【第四简】今曰楚人。①

“盈白”、“远中”传世载籍未见记载。文献中的“隗山”、“乔山”、“洲水”、“京宗”等地名构成了先楚时代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在《山海经》中有相应记载。“隗山”,据整理者李守奎先生解释:“疑即騩山。”《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云:“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也,颛顼之子。”“老童”为“楚先”之一。《文选·琴赋》:“慕老童于騩隅”,五臣注作“隗”。“乔山”疑即“骄山”,《中山经·中次八经》云:“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神鼍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雎漳之渊,出入有光。”毕沅注:“李善注《文选》云:景山之西曰骄山。按《经》云在东北,疑李善注误。”“洲水”之“洲”不见于《说文》,《玉篇·水部》云:“水名也。”“京宗”不见于传世文献,学者们提出了几种考证,亦未得确解。李家浩先生认为,“京宗”即景山,京、景音同相通,为楚族所宗,犹如泰山称为“岱宗”。②《中次八经》云:“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郭璞注:“今在南郡界中。”《说文·水部》:“沮水,出汉中房陵,东入江。”《中次八经》云:“东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雎。”指南漳水。《说文·水部》:“南漳出南郡临沮。”江、汉、雎、漳为“楚之四望”,但先楚时代,楚人势力未及江汉,主要在荆山、景山、骄山以及沮、漳之间活动。据《楚居》记载,楚族先祖自季连、穴熊一直到熊狂一直居“京宗”,可知“京宗”与“騩山”一样,均为楚族之祖先圣地。

在《史记·楚世家》中,“穴熊”与“鬻熊”为二人,交代得很清楚:

> 季连生附沮(《帝系》作付祖),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

《史记》通过“穴熊”结束了楚史的传说时代,以“鬻熊”开始对西周时楚先公史的叙述。可以说,史迁的这种历史叙述具有合理性,但与有关文献相互矛盾。新出楚简或有“穴熊”而无“鬻熊”(如《楚居》),或有“鬻熊”而无“穴熊”。《新蔡葛陵楚简》甲三 188、197 云:“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酓(熊)各两牂。”《包山楚墓》(图版 186、简 217)记载:“举祷楚先老僮、祝融、毓(鬻)酓(熊)各一牂。”③又见图版 194、简 237,云:“举祷楚先老僮、祝融、毓(鬻)熊。”学者考证“毓熊”即“鬻熊”,亦即“穴熊”。④ 据记载,季连为夏代昆吾氏之弟,而穴熊或鬻熊应为西周初年。相传鬻熊曾“子事文王”,司马迁试图弥合由夏至周这一漫长时间空白,于是就在“穴熊”与“鬻熊”之间设置了长时段,“莫能纪其世”。《楚居》的整理者认为“盈白(伯)、”远中(仲)与“穴酓”之间隔许多个世代,这种解释应该是合理的。

老僮、祝融、毓(鬻)熊在楚人信仰中被尊为“三楚先”,《新蔡简》乙 17 云:“夏夕之月,己丑之日,以君不怿之故,就祷三楚先屯(纯)一痒

---

①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 2010 年版,上册第 117 页。

② 李家浩:《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中的“夷屯”及其他》,《出土文献》第二辑,第 55 页。

③ 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图版 186、简 217。

④ 李学勤:《论包山简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 年第 8 期,收入《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0 页。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 184 页。张富海:《楚先“穴熊”、“鬻熊”考辨》,《简帛》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9—213 页。

(牂)。”“三楚先”中,祝融是神话中的火神,“老童”事迹流传较少,穴熊对楚人影响较为直接。首先体现在“熊”是楚国王姓上,《世本八种》秦辑本第422页记载:“熊氏,楚鬻熊之后,以王父字为氏。”“穴熊”之后诸楚先公先王皆姓“熊”,金文及简帛文书写作“酓”。其次,据《楚居》记载,“楚”、“楚人”或“荆”的命名原因,是由于穴熊之妻“妣列”生丽季时难产,剖腹而死,其“宾于天”属于隐晦说法。“巫并赅其胁以楚,氏今曰楚人。”楚,荆也。妣列应来自《山海经·海外北经》所记载的“聂耳之国”,“为人两手聂其耳”,郭璞注云:“言其耳长,行则以手聂持之也。”“聂”即“摄”。“丽季”应即“熊丽”,《史记·楚世家》云:“鬻熊……其子曰熊丽。”但对熊丽降生之事无得而述,《楚居》这一重要记载同时也解决了“楚人”之来历问题。

从以上卜筮祭祷简可见“老僮”、“祝融”、“毓(鬻)熊”等“三楚先”在民间祭祀中的地位。有学者认为《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之“三后”应指以上“三楚先”,①但这几位“楚先”之名未在屈原作品中出现过,这一结论很难令人信服。“三后”应为东汉王逸《章句》所谓“禹、汤、文王”,即《离骚》“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学界普遍存在一种倾向,相信民间祭祀用的卜筮祭祷简胜过传世正史。包山简、新蔡简均为墓主生前“有病乱投医”式的祷病记录,祷病对象除了“楚先”之外,还包括诸如太一、大水、五山、司命、司祸之类神灵。只要在民间宗教里占有一定地位、拥有一定“法力”,无不在祭祷之列,对这部分材料的使用要注意分寸。

二、从穴熊至熊渠——京宗、夷屯时期的楚先公

自“穴熊”以后楚之世系才可得而数。楚公时代的历史应从穴熊开始,《大戴礼记·帝系》云:“季连产什祖氏,什祖氏产内熊,九世至于渠娄鲧出。”“内熊”即《楚居》“穴熊”,楚简“内”、“穴”形近易误。王聘珍注:“九世,谓自内熊以下九世也。渠娄鲧,未详。”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点断为“九世至于渠,娄鲧出自熊渠”,注曰:“娄鲧不详。”“渠娄鲧”为楚方言,即熊渠。顾颉刚曾论《楚、吴、越王之名、号、谥》认为方言无征,“不可详其意义”。②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

> 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

“九世”指鬻熊、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熊䵣、熊胜、熊扬、熊渠。这些楚公之名见诸《楚居》,自穴酓以下,历丽季(《史记》作“熊丽”)、酓狂、酓绎、酓只(《史记》作“熊艾”)、酓 (《史记》作“熊䵣”)、酓樊(《史记》作“熊胜”)、酓鴋(《史记》作“熊揚”)到酓渠,恰好九世。“熊”均作“酓”,名亦有殊。

熊丽事迹《史记》没有记载。《墨子·非攻下》云:“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据此可知,熊丽与越王繄虧、唐叔虞、吕尚封国时间相同。毕沅注“睢山”之“睢”即楚之四望“江汉沮漳”之“沮”。《史记·楚世家》记载:

>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集解》引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孙诒让按:“是始封楚者,为熊丽之孙绎,与楚书不同。”③梁玉绳云:“丽是绎祖,睢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王盖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有国耳。”④《左传》昭公九年记周景王之语:“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

① 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②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3页。
③ 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4页。
④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二,第1006页。

吾南土也。”可见早在武王伐商之前,楚已存在。“丹阳”众说纷纭,主要有“枝江说”、“秭归说”、“丹淅说”、“南漳说”等等,在这些地方都有一些考古发现,但还不能指实。①

熊丽之后为熊狂,亦见于《楚居》。熊绎在西周初僻于荆山,封以子男之田。《国语·晋语》记叔向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鲜牟,东夷国。”关于熊绎朝贡西周,出土甲文有“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之语②,据陈全方先生解释,“楚子”即熊绎,“哉”通“载”,事也。言熊绎继其父身后之事也。③《楚居》记载从季连开始“先处于京宗”即景山,经历穴酓、酓丽、酓狂“亦居京宗”:

> 至酓绎与屈紃思(使)若益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若人之牛以祭。惧其主夜而尸,氐今曰夕,夕必夜。至酓只(《史记》作“熊艾”)、酓　(《史记》作“熊䵣”)、酓樊(《史记》作“熊胜”)及酓赐(《史记》作“熊扬”)、酓渠尽居夷屯。酓渠徙居发渐。

“若”,《世本·氏姓篇》、《路史·国名记》:“鄀,允姓国。”张澍辑本云:“鄀,子爵,地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晋志》云:南郡鄀县,鄀子国是也。”④“夷屯”,原释引《楚世家》,指丹阳。据李家浩先生考证,应指湖北宜昌东之夷陵,属枝江。《史记·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屯”宜如《左传·襄公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之“窀”,夷陵即“夷窀”,与陵墓有关。⑤ 李说可商,杜预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犹长夜。”屯,《广雅·释诂三》:“屯,聚也。”相当于人类学术语“聚落”之意,与陵墓无关。自熊绎至熊渠共六位楚公尽居“夷屯”,至熊渠徙居“发渐”。

楚人祭祀必以夜,这一习俗的形成可能就在这一时期。另外,楚月名如“冬夕”(楚历建亥,楚正月,夏历十月)、“屈夕”(楚历二月,夏历十一月)、“援夕”(或作“远夕”,楚历三月,夏历十二月)、“荆尸”(楚历四月,夏历正月)、“夏夕”(楚五月,夏历二月)等,在《云梦睡虎地秦墓·日书》中保存一份“秦楚月份对照表”,秦历建寅,与夏历一致。⑥ 恐怕也与这一传说有关。

这时期的楚先君应称为“楚公”,其名见于传世器《楚公家钟》、《楚公逆镈》,“楚公”当为楚武王称王之前的楚君自号。⑦ 熊渠当西周夷、厉之时,在平庸了好几代以后,成为楚先公中较有为的一代雄主。《史记·楚世家》云:

>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世本》秦家谟辑本云:“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子名为无庸,为句祖王;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其季子名为疵,为就章王。”与《楚世家》微殊。《殷周金文集成》著录传世器《楚公家钟》四件⑧,1998 年于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又出土一件⑨,铭文云:“楚公家自作宝大林和钟,孙子其永宝。”⑩又有《楚公家戈》,文云:“楚公家秉戈。”1959 年收集于长沙,也见于西周早期墓中,为目前所知最早

---

① 杨权喜:《楚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 页。
② 曹玮:《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2 年版,第 63 页。
③ 陈全方、侯志义、陈敏:《西周甲文注》,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1 页。
④ 秦家谟等辑:《世本八种》,第 549 页。
⑤ 李家浩:《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中的“夷屯”及其他》,《出土文献》第二辑,第 55 页。
⑥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 页。
⑦ 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55 页。
⑧ 社科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3 页,拓 43。
⑨ 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6 页。
⑩ 刘彬徽、刘长武:《楚系金文汇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 页。

楚国铜器。① 而历任楚公、楚王之名未有作"家"者,"楚公家"究指哪位楚公,学界争议很大,见邹芙都《楚系铭文综考》所列举。② 张亚初《论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镈的年代》③认为"家"、"渠"音近可通。"家"古音见纽鱼部,"渠"群纽鱼部,见、群喉音,鱼部叠韵。"楚公家"很可能是熊渠。熊渠在位年代约当西周夷厉之时。

三、从熊渠至熊达——"荆王"时期的楚先公

这一时期的楚公又称为"荆子",《国语·郑语》称"荆子熊严";也称"荆王",其名见于《包山楚墓》竹简及《新蔡葛陵楚简》乙四96云:" 以卜玉。荆王就祷荆牢卜。文王以逾就祷大牢卜。""夕赛祷于荆王以逾,训至文王以逾 。"(甲三5)④楚武王熊达(或作"通")三十七年称王之前的"楚公"称荆王,"文王"为武王之子熊訾。

熊渠之后继立楚公存在争议,《史记·楚世家》云:"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司马贞《索隐》云:"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长子挚"即"熊挚红",《楚居》作"执"。张守节《正义》:"宋均注《乐纬》曰:熊渠嫡嗣曰熊挚,有恶疾,不得为后,别居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曰夔子也。"熊执为夔人先祖,《路史·国名纪》引《世本》云:"熊渠中子红封鄂东。"《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云:"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国语·郑语》称之为"夔越"。据《楚世家》,熊挚应在熊翔之后即位,可能于王位上得了"恶疾"而"自窜于夔"。《楚居》云:

> 至酓 (《楚世家》作"翔")、酓执居发渐,酓执徙居旁屽。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甬(《楚世家》作"勇")及酓严、酓相及酓 (《楚世家》作"仲雪")及酓训、酓咢及若嚣酓义皆居乔多。

"发渐"、"旁屽"及"乔多"这些地名还不能与楚地考古对应上。熊延之后为熊勇(前847—838),《楚居》作"熊甬",当周厉王时,立十年卒。《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述楚先公序列,自熊勇开始有确切纪年:

> 熊勇七年(共和元年,前841)——熊严元年(前837)——熊霜元年(前827)——熊徇元年(前821)——熊鄂元年(前799)——若敖熊仪元年(前790)——宵敖熊坎元年(前763)——蚡冒元年(前757)——楚武王元年(前740)

熊勇之前纪年阙载。其弟熊严(前837—828)即位。《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几条楚先公史料,如"(厉王)六年,楚子延卒"、"(厉王)十六年,楚子勇卒"、"(厉王)二十五年,大旱,楚子严卒"、"(宣王)六年,楚子霜卒"、"(宣王)二十八年,楚子徇卒"、"(宣王)三十七年,楚子鄂卒"、"(平王)七年,楚子仪卒","楚子仪"即若敖熊仪,所记与《楚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同。《国语·郑语》记史伯之语:"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史记·楚世家》云:

> (熊严)有子四人,长子伯霜,次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

除三子叔堪"避难于濮"成为"蛮芈"之外,伯霜(前827—822)、仲雪、季徇(前821—800)相继为楚公,其名见于《楚居》。熊霜作"酓相",仲雪即"酓 ",见于新出《上博简(九)》中《陈公治兵》第三简:"酓 子靡与郙人战于鵗州,师不绝焉,得其援旗。"《说文·邑部》:"郙,汝南上蔡亭。"段注:"今河南汝宁府上蔡县,县西南十里故蔡城

①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中图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7页。

③ 见《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④ 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是也,有亭名鄗。”当为蔡国故都。姬姓蔡国因地邻强楚,在畬　(熊雪)时代即被侵凌,其后由上蔡到新蔡、由新蔡到下蔡,国灭后由下蔡内迁于楚境,名为“高蔡”,开始了凄惨的命运。

《楚居》中,熊徇作“畬训”,《国语·郑语》作“熊紃”,训、徇、紃音近相通。“季紃”即熊徇,在位二十二年卒。当时楚国称为“荆”,故熊严称为“荆子”。《国语·郑语》记史伯云:“融(指祝融之后)之兴者,其在芈姓乎? 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荆”指熊严及熊霜、熊雪、熊徇这一芈姓本宗,“夔越”指熊渠中子熊挚在夔地所建夔国,“蛮芈”指熊严三子叔熊在濮地所建国,两者为芈姓旁支。《史记·楚世家》记载:“熊徇卒,子熊咢立。”传世青铜器《楚公逆镈》,据孙诒让考证为楚公熊咢(前 799—790 年,周宣王 29—38 年)之器。① 早在宋代既已著录,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一《古器物铭》题作“政和三年获于鄂州嘉鱼县”,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六题做《楚公钟》,摹释颇支离。② 近年在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侯邦父墓(晋穆侯)遗址又出土 8 件,铭文云:

> 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夫壬(任)四方首。楚公逆出,求厥用祀,四方首休多擒钦融③,内(入)享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和锡钟百食(肆),楚公逆万年寿,用保厥大邦。永宝。④

文中的“高祖考”,黄锡全先生推断为熊渠。据铭文可知,熊咢时任“四方首”,成为蛮夷部落首领。史载熊渠时代便已得到周王的任命,“镇尔南方,勿侵中国”,熊咢可能是西周任命的方伯首领,接受蛮夷与四方小国所贡“赤金九万钧”,铸造一套和钟。至于楚器何以出于晋侯墓中,学界尚不清楚。《史记·楚世家》记载:

> 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宵敖熊坎,《楚居》作“宵嚣畬鹿”。至于熊仪(前 790—764)之为“若敖”、熊坎(前 763—758)之为“霄敖”、熊眴(前 757—741)之为“蚡冒”,其原因《国语》、《左传》、《史记》均未载。“敖”楚简作“嚣”,与“冒”均音近可通。顾颉刚先生《楚、吴、越之名、号、谥》云:“楚王之无谥而称敖者,盖即酋豪之义。”⑤罗运环先生根据楚先公熊渠之语“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认为熊渠可能确立了独特的楚国谥法,即“敖谥”。⑥“嚣”、“敖”于神话传说中有“豪”义,如《山海经·西山经》记“梁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尚书·旅獒》之“獒”或作“敖”,郑玄注:“獒读曰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在楚武王熊达称王以后,“敖谥”依然适用,与“王谥”并行。如“庄敖”熊艱又作“杜敖”(《史记·楚世家》)、“堵敖”(《左传·庄公十四年》),楚简《楚居》、《系年》与《左传》相同。“郏敖”即楚康王子熊元,韦昭《国语注》:康王之子郏敖麇,在位四年为公子围所弑。《楚居》、《系年》作“乳子王”。“訾敖”为楚共王子、康王、灵王之弟子比,为公子弃疾威吓致死,《史记》称“初王比”。这三位楚君俱为后王所弑,在位时间短,依据“名生于己,谥生于人”的谥法原则,以其陵墓所处为其“敖谥”,比“王谥”低一等。

“敖”、“嚣”、“冒”义既明,那么“若”、“宵”、“蚡”义何在? 前人未得其实。新出文献《楚居》

---

① 孙诒让:《古籀拾遗》,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9 页。

②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六,扬州古籍刻印社 2001 年据嘉庆丁卯平津馆本影印出版,第 68 页。《殷周金文集成》第 99 页,拓 106。

③ 此处参考了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考古》1995 年第 2 期)的解释。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37 页。

⑤ 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213 页。

⑥ 罗运环:《楚国谥法研究》,《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233 页。

第七简云:

> 【若嚣酓】义徙居箬。至焚冒酓帅自箬徙居焚。至宵嚣熊鹿自焚徙居宵。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郢之波而宇人焉,氐今曰郢。

此疑顿释。"若"、"宵"、"蚡"因迁徙地而得名,楚公之号与楚族政治中心的迁移有直接关系,隐含着三位楚公对蛮夷地区的开拓史。

武王之名,《楚居》写作 ,未释。此字声韵与 一致,从月从舌,舌,船纽月部。达、通定纽月部,音义相通,当读为"达",《上博简五·姑成家父》第五简:"今主君不达于吾古(故),而反恶之。"武王之名应读"达","熊达"即熊通。梁玉绳云:"武王之名,各本《史记》皆作"熊通",而杜氏《族谱》、《左》文十六、宣十二、昭二十二《疏》及《释文》引《世家》并是熊达,《汉·地理志》、《淮南·主术》注俱作达,《困学纪闻》十一引《史》作达,宋本尚不误。"①但《史记》与《楚居》存在两点不同,其一,王名不同。《楚世家》中宵嚣为"熊坎",而据《楚居》宵嚣为熊鹿,因熊鹿迁居于宵而得名,《楚世家》有误;《楚世家》中,蚡冒为熊眴,《玉篇》云:"眴,楚之先蚡冒也。"《楚居》作"焚冒酓帅",因"自箬徙居焚"而得名。"酓帅"又作"熊率",韦昭《国语注》云:"蚡冒,楚季紃之孙、若敖之子熊率。"《左传》桓六年有"熊率且比"似以其名为氏。按:率(循、领)、帅(带领)山纽物部,眴,邪纽文部,物文对转,上古音近可通。二、世次有异。应为"焚冒酓帅"(《史记》作"蚡冒熊眴")在先,"宵嚣熊鹿"(《史记》作"宵敖熊坎")在后,《包山》楚简二四六号简:"举祷荆王自熊鹿以就武王。"可知熊鹿即宵敖,与楚武王相接。《史记》世次有误。有学者根据《包山楚墓》竹简图版198、简246记载"举祷荆王自熊鹿以就武王五牛五豕",认为从熊丽到楚武王世居丹阳,这一时期楚君被称为"荆王",或许属于楚人的"先公"序列。② 但包山楚简"熊鹿"非"熊丽"(即《楚居》中的"丽季"),即"宵嚣(敖)熊鹿",为西周末期楚公。

除楚国古史传说之外,从熊绎封于荆山到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4)称王之前的楚国王室应称为"楚公"系列,从西周初年到春秋初年,大约二百五十余年。先祖熊绎故事在传世文献中罕有记载,新出楚简《楚居》记载了楚人之由来、楚"夜祭"与楚月屈夕、远夕等之间的关系以及楚地神话传说的保存,与熊绎之间的渊源关系,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在楚文王熊訾于公元前689年"始都郢"(《史记·楚世家》)之前,学界一直认为" 绎居丹阳",未曾迁徙。但新出楚简《楚居》则明确了楚都一直都在迁徙中。从 绎开始, 只、 、 樊、 杨、 渠"尽居夷屯", 渠开始徙居"发渐",历 翔、 挚二世。 挚开始徙居"旁屽", 延从"旁屽"迁居"乔多",以后 甬、 严、 相、 、 训、 咢、若嚣 义(仪)共八世"皆居乔多", 义(仪)徙居箬得名"若嚣", 帅徙居"焚"而得名"焚冒"即蚡冒, 鹿徙居"宵"而得名"宵嚣",武王熊达自"宵"徙居"免",因人口众多,"不容于免","乃溃疆郢之波而宇人焉,氐(抵)今曰郢"。可见从楚 绎至武王 达前后九迁,历世十九,父子相承或兄弟相及,形成了完整的楚公序列,与《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几乎一致。但《史记》除"文王始都郢"外,对楚族迁徙则无甚记载,可以说新出楚简极大地弥补了这一缺憾。楚公时代的现代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湖北当阳赵家湖磨盘山遗址,位于沮、漳水下游;又如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③楚先时代"土不过同"(方百里为一同),这些考古发现还不能与《楚居》中的地名挂上钩。

司马迁撰写《史记·楚世家》主要依据《帝系》、《世本》,因为史料缺佚,只用了850余字叙述楚先祖传说从黄帝到楚武王共29位的历史,且多处语焉不详。新出《楚居》叙述从季连开始到武王共25位"先公",时间、顺序微有差异,大致吻合。这些楚简与《世本》、《竹书纪年》、《帝

---

① 梁玉绳:《史记志疑》,第1008页。

② 陈伟:《关于包山楚简中的丧葬文书》,《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③ 杨权喜:《楚文化》,第18页。

系》相对照,证之以金文,说明传世文献是可信的。

四、楚先公时代的开拓与周部族的冲突

在筚路蓝缕的开拓过程中,必然招致周部族的强力打击。楚族自熊绎始,被周王室“封以子男之田”,从此有了合法身份。但《逸周书·作雒解》有这样一条记载:“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郭沫若《金文所无考》认为:“熊盈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至鄂而与周人之沿汉水而东下者相冲突,《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是也。”①此说有问题。“熊盈”当为“熊、盈”,“熊”即“能”,为山东东夷古族古国,见于吉金有《能奚壶》、《能爵》、《能匋尊》等。② “能”字又见于《番生簋》、《史墙盘》,《国语·晋语》记晋平公“梦黄能入于寝门”,韦昭云:“能似熊。”《说文》亦云:“能,熊属。”“熊”字只见于《诅楚文》,两字易讹。“盈”即嬴姓之“嬴”,与徐、奄族姓相同,均属东夷。周公东征以后,杀其首领飞廉,迁嬴姓于汧渭流域,秦国嬴姓,即其后裔,在新出楚简《系年》第三章中有记载。“熊盈”与楚国先史没有什么关联。从文字渊源来说,“能”、“嬴”关系密切。铜器中有《能爵》及《楚嬴匜》,于省吾《释能和　以及从　的字》一文认为,“能”像兽形是无疑的,而　和从　之字是由“能”孳乳而来,读为嬴姓之嬴。③

“周公奔楚”与周公东征史实相关。《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爪)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又见于《史记·蒙恬列传》,是从《尚书·金縢》演变而来。《金縢》记载武王病,周公请祷,希望将疾病转移到自己身上。“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新出楚简《金縢》篇与此稍有不同,云:

> 【第六简】武王力(陟),成王由【第七简】幼在立(位),官(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需(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第八简】……亡以复见我先王。”周公蹠东。三年,祸人乃斯得。④

传世本《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当为“三年”之误,应该包括避难、召回、起师三个阶段。“周公奔楚”应与“居东”、“蹠东”有联系。有学者根据出土楚简《金縢》断言“周公奔楚”没有文献根据⑤,这一说法证据不充分。“周公奔楚”说也见于《左传·昭公七年》,楚灵王成章华之台,命大夫召鲁昭公前往:

> 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 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祖”,杜预注:“祭道神。”为出行时祭祀路神。杨伯峻先生云:“据此句意,似周公曾经至楚。”⑥“至楚”应该是准确的表述。据上文记载,鲁襄公曾聘问过楚国,其行祖道之礼应有引导之义。王晖先生《周原甲文“汝公用聘”与鲁国初封地新证》一文根据周原卜辞“汝公用聘”及《诗经·豳风·九罭》、《诗序》,认为“周公曾在汝水一带活动过”,⑦该文引用了许多证据,具有参考意义。

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初学记》七)“十九年,天大

① 郭沫若:《金文丛考》,第 112 页。
② 陈青荣、赵缊:《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济南:齐鲁书社 2011 年版,第 61—67 页。
③ 《古文字研究》第八辑。
④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4—15 页。
⑤ 刘国忠:《清华简〈金縢〉与周公居东的真相》,《出土文献》第一辑,第 40 页。
⑥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287 页。
⑦ 王晖:《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145—164 页。

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昭王竟至于“南征不反”。《左传·僖公四年》记管仲与楚使问答之辞:“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楚辞·天问》云:“昭后成游,南土爰底? 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昭后”可能指的是昭王。① 昭王征荆事多见于西周金文,如 1976 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微史家族窖藏《墙盘》云:“宏鲁邵(昭)王,广批楚荆,惟狩南行。”②但关于“南行”结果,史墙讳言。《过伯簋》:“过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过”为山东古国,《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存》收录几件过国铜器,其中一件《过甘敦鼎》出土于山东章丘。③《宗周钟》为周厉王胡所铸,铭文云:

> 王肇遹眚(省)文武勤疆土,南或(国)　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　子廼遣间来逆邵王,南尸(夷)东尸(夷)具见,廿又六邦。

据马承源先生研究,“南或(国)　子”即江汉以南“百濮”,“　”音近濮。④“　”古帮纽幽部,“濮”帮纽屋部,幽屋旁转,古音相通,在声韵上是没问题的。但联系上下文,“　子”为南国酋豪之名亦未可知。濮为江汉流域之古老部族,为西周初年的“友邦冢君”,曾参与武王伐商,见《书·牧誓》。孔疏:“庸、濮在江汉之南。”左思《蜀都赋》云:“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濮人种群繁多,史称“百濮”。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公熊渠与西周夷、厉之世相当。《史记·楚世家》、《大戴礼记·帝系》均言熊渠将三子“封于江上楚蛮之地”,其中“长子康(《戴记》作无康)为句亶王”,“句亶”之地据董珊先生考证,为汉巴郡朐忍县。⑤ 可见对“百濮”的经略,从熊渠时代就开始了。

对宗周来说,来自西北戎狄的威胁远胜江汉。又值西周末年厉、幽丧乱,楚公们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若敖熊仪、蚡冒熊眴为楚公时代之雄主,其首要发展方向就是占据“百濮”之地。《左传·宣十二年》记晋人栾书之语:“(楚君)训之以若敖、蚡冒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昭二十三年记楚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国语·郑语》:“及平王末……楚蚡冒于是乎启濮。”《左传·文公十六年》:“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蚡冒“启濮”主要是拓展空间,厚殖国力。楚武王熊达“始开濮地而有之”。自后楚君号谥与中原诸国相同,为进一步北上江汉作准备。

五、《商颂·殷武》所谓“武丁伐楚说”不可信

在《商颂·殷武》中有几句记载“殷武”伐楚内容,因与楚族先史有一定关系,作为文学公案一直未得到解决。诗云:

>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即“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殷武”是谁、是否伐楚具有极大争议性。《毛诗序》:“殷武,祀高宗也。”“高宗”即殷商名王武丁。郑玄笺云“时楚僭号王位”,孔疏:“周有天下始封熊绎为楚子,于武丁之世未审楚君何人。”楚僭号称王在楚武王熊达之世(前 704 年),郑笺孔疏缺少起码的历史感,难以取信。

“楚”见于甲文,一为地名,如“于楚又雨”(《合集》二九九八四);一为方国名,见西周甲文“曰今秋楚子来告”,已见前引。至今尚未有殷商时期楚国存在的证据。“楚”为熊绎始建国于荆山而得名,“荆”见于周昭王时铜器铭文《贞簋》、《过伯簋》、《史墙盘》。有学者在商代甲金文中找不到荆楚存在的证据,却反过来认为《商颂·殷武》

---

①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5484 页。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0 页。

③ 陈青荣、赵缊:《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存》,第 73 页。

④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册,济南: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80 页。

⑤ 董珊:《释楚文字中的“汁邡”与“朐忍”》,《出土文献》第一辑,第 163—175 页。

中的“荆楚”是“商代南方方国”,认为武丁对南方的战争是为了掠夺铜矿资源。① 完全是罔顾历史、倒果为因的解释。

《殷武》为祭祀诗,“殷武”即“宋武”,“武”为谥号,所谓“行成于己,名生于人”,武谥可能考虑到武公的伐楚之役。此诗作期应在宋宣公即位之年(前 747),为光辅戴、武、宣三朝的“三命卿士”正考父所作(《左传·昭公七年》)。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戴公元年(前 799)为楚熊鄂元年,宋武公司空元年(前 765)为楚若敖 26 年,宋宣公力元年(前 747)为楚蚡冒十一年。当时若敖、蚡冒积极北进,争夺濮地,势必与殷商旧邦宋国发生冲突,双方战争是难以避免的。这一时期已入春秋而未有记事,为史料的空白期。但《史记·宋世家》云:“襄公之时,修行仁义,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史迁以为“襄公之时”,是错误的。春秋宋国或称为“商”,如《左传》记载宋公子目夷之语“天之弃商久矣”;或称为“殷”,如 1978 年出土于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时期的《宋公栾簠》云:“有殷天乙唐(汤)孙宋公栾作其妹句吴夫人季子媵簠。”②宋公栾即春秋晚期宋景公之名。宋公往往自称“汤孙”,见《商颂·那》及《烈祖》。《殷武》卒章言建寝庙之事,“陟彼景山,松柏丸丸”,王国维《说商颂》谓景山距离宋都商丘百数十里,“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认为《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先王”之作。③ 高亨《诗经今注》认为春秋宋君祭祀宋武公之乐歌,宋武公立于周平王六年(前 765),已入春秋但未有记事的时代,其伐楚事于史阙载。

A Study on the Newly-Unearthed Documents About the Lost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Chu During the West Zhou Dynasty and Their Related Literary Problems

Zhang Shuguo

(*Research Centre for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Document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about the kings of Chu during the West Zhou Dynasty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Chu Famil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史记 · 楚世家》) by SimaQian (司马迁), which was very sketchy and had a lot of historical data missing. But from the first year of Gonghe (共和, B. C. 841) under the reign of the King Xiongyong (熊勇) ,the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Chu started to be recorded in detail. Such documents unearthed in recent years as *Chuju*(楚居) and *Xinian* (系年) included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清华简), some documents included in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上博简), and some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Chinese bronze objects have well preserved the missing history of the earlier kings of Chu during the West Zhou Dynasty. These historical data contain the lost history of nine kings of Chu during the legendary period, the lost history of nine kings of Chu from Xuexiong (穴熊) to Xiongqu (熊渠), and the lost history of thirteen kings of Chu from Xiongqu (熊渠) to King Wuwang of Chu (楚武王). The Kingdom of Chu extended its territory at the end of West Zhou Dynasty. The study of the lost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Chu during the West Zhou Dynasty can help to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related to history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newly-unearthed document, king of Chu, lost history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孙亚兵、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42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拓片 4589,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956 页。
③ 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117 页。